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本義卷十四

元 程端學 撰

文公 名興僖公子聲姜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康侯胡氏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即位趙氏曰凡國君立必踰年乃即位不獨以一年不二君亦以告終稱嗣閒容其請命以備禮也文公即位雖内受於先君而亦不

請命於天子矣○浚南趙氏曰周改正朔月數固未嘗改而大事必用建子之月魯用寅月即位是自改天子正朔也書之以懲專恣僭謂商以十二月建丑為歲首故伊尹以十二月奉嗣王祗見厥祖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故秦史紀年始皇巡狩皆自十月朔則周諸侯之即位當在十一月建子之月今魯在寅月即位故曰自改天子正朔也然於周無實事可考未敢質言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亥下有朔字

義見隱三年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字也杜氏曰叔氏服字未詳是否左氏曰内史叔服高氏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唯有弔賵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於諸侯也則天王之微弱可知矣○胡氏曰案諸侯五月而葬僖公卒在前年十二月至此方三月

而使叔服來會葬獻可杜氏曰諸侯奉上之節蔑聞

焉而天王使大夫會僖公之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杜氏曰毛國伯爵諸侯為王卿士者孫氏曰毛采地

左氏曰毛伯衛也莘老孫氏曰天王有賜於下書曰

錫命已薨之公則曰錫某公命當國之君但曰錫公

命劉氏曰錫命者命為諸侯也高氏曰凡諸侯之立世子必請命於天子及諸侯之薨也必告於天子天子命立其世子為諸侯世子喪畢乃朝於京師以士服見天子於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服其服已見天子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服之歸設奠於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蓋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故世子雖有世繼之義必待天子爵命乃得為君也今文公未畢喪而天王先使人即命之非禮甚矣愚謂文

公在衰絰中安然受之而不辭毛伯不諫而從君之令皆非也義又見莊元年王錫桓公命○康侯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錫之者也禮所謂以士服見天子已見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

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賔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黄氏曰事勢陵夷上之每每屈己以就下如此

晉侯伐衛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居喪伐人尤非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莊叔也左氏曰叔孫得臣如周拜髙

氏曰公初即位在衰絰中未嘗朝王而王遽使卿來錫公命公於是使陪臣如周拜焉天王之使毛伯來錫文公之使叔孫得臣往拜皆非禮也所謂君不君臣不臣○存耕趙氏曰文公踰年即位儼然喪服之中天王錫命安然受之已非禮矣使既受命亟拜王庭君子猶為不可今使大夫往拜是夷周於敵已矣若曰未終喪雖使大夫往可也獨不曰未終喪不敢當君命邪

衛人伐晉

晉襄居喪伐國固有辠矣然猶為承其父之業也衛人不連諸侯固中國之勢而以報復為事尤有辠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東萊呂氏曰嘗聞以小事大者未聞以小而謀大者也以小而謀大滅亡之道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杜氏曰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未詳信否存耕趙氏

曰文公即位元年容貌采章未接於列國而權臣擅
命代君則失政之始也他日叛命而逃幸而容死此
習已成矣愚謂諸侯非王命自為會皋也況魯國有
喪以大夫而會伯主乎晉襄居喪而下會大夫亦非
禮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戴氏曰孟氏自敖而
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東
萊呂氏曰内之禮樂自大夫出由公孫敖會晉侯始
外之禮樂自大夫出由陽處父救江始溴梁之盟則

偏刺天下之大夫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憂倫切又丘倫切　公羊穀梁作髡）

左氏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

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十月以宫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穆王立以其為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何氏曰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孫氏曰商臣之於君親盡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康侯胡氏曰世子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之所深駭者春秋詳書其事欲後世察所由示懲

戒也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可掩哉君不君而臣不臣父不父而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其君者推本其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黄氏曰唐太子弘授左氏春秋廢書而歎曰聖人何書此邪率更令郭瑜對曰春秋以善惡為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

公孫敖如齊

戴氏曰諸侯世相朝必三年喪畢今赦如齊非禮也專也文公即位一歲之閒朝會皆出於得臣與赦何以為國乎義又見僖七年齊來聘○高氏曰會晉歸而復聘齊魯人於是兩事齊晉且圖婚於齊故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書晉侯及之晉主乎此戰也杜氏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張氏曰屬同州白水縣左氏曰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

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

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

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

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愚

謂秦穆行險邀利以取敗不自悔責而事報復又取

敗績其辠著矣晉襄公忘喪而主乎此戰雖勝無足

道矣義又見隱二年戎伐凡伯

丁丑作僖公主

康侯胡氏曰作主者造木主也胡氏曰主者神所憑依也公羊曰作僖公主者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康侯胡氏曰慢而不敬甚矣呂氏曰過時作主文公孝心不至可知矣其能為國乎○左氏曰緩作主非禮也存耕趙氏曰孝子之思親不見其形則為主以寓之作栗主埋桑主於兩階之閒僖公之喪過練期矣故曰緩將大事而躋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孰及之魯之微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之及同處父晉大夫左氏曰陽處父也邦衡胡氏曰處父盟於我之國都凡盟必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我大夫往他國盟不地蓋各於其國中故不地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穀戶木切隴力勇切公羊穀梁作斂

杜氏曰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邦衡胡氏曰垂隴之會譏政在大夫也晉襄紹伯主盟使大夫出會諸侯非禮之正愚謂諸侯非王事不得出會盟諸侯況以大夫而盟諸侯乎士縠以襄公之命盟諸侯則是大夫主盟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愚案伯者之大夫盟自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始至此則士縠主諸侯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同僖二年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公羊曰大事者何大袷也大袷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左氏曰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

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高氏曰僖公雖閔公之兄然閔實先立僖嘗北面而事之君臣之義已定矣及其傳繼則父子之義又定矣臣不可以先君子不可以先父今文公欲自尊其父而躋於閔公之上則紊亂宗廟顛倒禮經先親後祖昭穆失序謂之逆祀不亦宜乎愚謂文公居喪未大祥而吉祭於大廟非禮一也僖公之主未當入宫非禮二也躋僖公於閔公之上非禮

三也○穀梁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康侯胡氏曰閔僖二公親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事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程子曰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高氏曰三國以伐秦再舉兵而過京師尤其惡之大者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曰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内不圖婚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

者主乎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趙氏

曰又譏使公子納幣也○董子曰春秋譏文公以喪

娶難者曰喪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文公四

十一月乃娶何以為喪娶曰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

在喪內故曰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

失於太早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反在思念娶事春

秋之所甚疾也高氏曰婚禮有六曰納采曰問名曰

請吉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自有次第納幣者即納

徵也公始祥而納幣則納采問名皆在三年之内矣夫三年之内不圖婚聖人於此譏之所以闡幽也先儒謂婚姻不可使公族而不述其所以蓋公子公孫於國皆當盡人子之義惟婚姻之禮則有家人尊卑之序俾尊者將命從事則非順矣卑者行之庶或其可也葉氏曰禮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禫而圖婚猶喪娶也康侯胡氏曰此皆使人私欲不行

閑邪復禮之意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沈尸甚切

貫道王氏曰不言帥師不成師也杜氏曰沈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張氏曰沈姬姓國漢志汝南治平輿故沈子國屬蔡州左氏曰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莘老孫氏曰沈者楚所與之國不忍楚之暴而侵漁諸夏也於是伐其所與之國將以

懼之沈小國不勝而潰陵中國者楚爾沈何辠乎春秋之書以諸侯為失所伐矣高氏曰中國不能明大義以討夷狄弒君父之賊乃興兵以問小國之辠可傷也已常山劉氏曰兵加而民潰君之不能治民可知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文公三年之間書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累見於盟會則知魯之政刑盡在諸臣矣魯卒以是亡故春秋書以為戒邦衡胡氏曰春秋侵伐之柄下移於諸侯自是遂移

於大夫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公羊曰王子虎者天子之大夫也高氏曰赴於諸侯而書其卒蓋著其交政於諸侯也康侯胡氏曰天子內臣無外交是以私情害公義矣○存耕趙氏曰尹氏之後王臣書卒者王子虎劉卷也子虎書卒不書葬惟劉卷書葬此所謂令之大夫交政於中國焉得而勿哭者也

秦人伐晉

張氏曰秦穆公既歸自殽而作秦誓矣然彭衙及此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愚謂秦辠著矣亦晉人既得志又思報復以致之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楚人圍江

江見僖二年義見僖三年徐取舒又為晉救江楚滅江起文也○高氏曰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已服

從於中國而楚自城濮之役亦不敢侵伐今復圍者蓋晉文既沒襄公不復討楚人弑逆之惡故楚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雨于付切

莘老孫氏曰雨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自上而下衆多如雨而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宋也趙氏曰如雨血雨毛雨土之類愚謂螽生則害五穀況如雨之多害物甚矣災異極矣義又見桓五年

冬公如晉

高氏曰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為盟也三年喪畢乃朝於晉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陸氏曰在晉都盟故不言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羊穀梁無以字

陽處父晉大夫高氏曰晉國之師非不衆也處父帥之以伐楚豈果能討其弑君父之賊哉直為救江而

已爾舍大皐不問而區區為小國解紛其亦不察於先後緩急之義矣伐不目事特繫之以救江者譏其徒取救患之名非仗大義之師也張氏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欲致患於江是禽獸逼人也以中國諸侯為已任者豈得安居而以伐楚之任付之大夫而已乎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四年春公至自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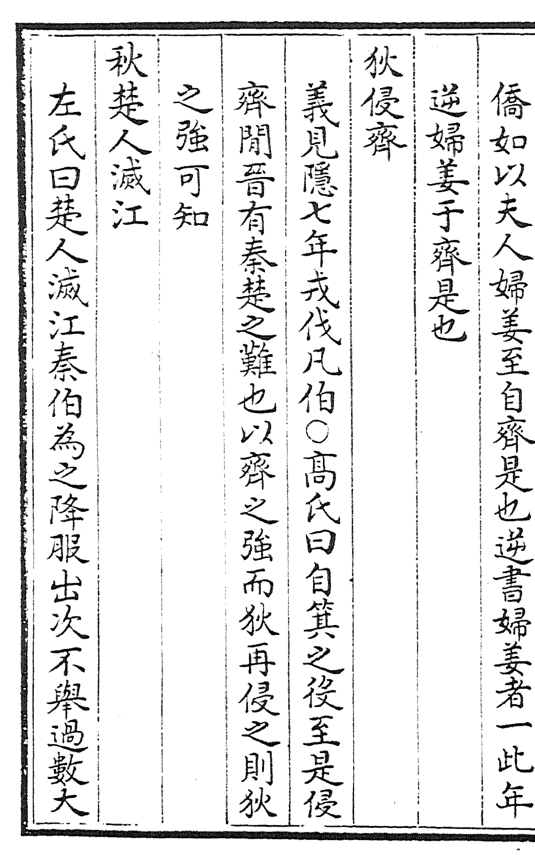
公私出踰時不告正朔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孫氏曰自是公朝強國皆至者見其輕去宗廟遠朝強國也

夏逆婦姜于齊

稱婦姜見僖二十五年程子曰納幣在喪與喪娶同未詳是否○劉氏曰娶婦正始之道也始之不正故夫人不以其位終國亂子弑強臣擅命幾於亡矣文公非不欲存妻子傳世者也闇弱惰慢不能率禮而行以謂苟若而可故卒至於禍也夫婦之際人倫之

守可不慎哉故鑒末以原本因微以知著又非獨文公之辠也夫人預有辠矣當是之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冒大禮以往國人皆賤之遂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凡書婦姜者三而至書婦姜者二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



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逆書婦姜者一此年逆婦姜于齊是也

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自箕之役至是侵齊間晉有秦楚之難也以齊之強而狄再侵之則狄之強可知

秋楚人滅江

左氏曰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

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自矜乎吾自懼也

高氏曰江終為楚所滅則知楚之復強而處父之帥師無益於救適所以堅其敵耳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愚案楚頵弒君父中國不能討而反敢滅國則王綱之壞中國之衰伯業之隳夷狄之横至是甚矣

晉侯伐秦

報三年夏之役也二國不自訟而事報復今晉又伐秦比事直書惡自見矣○案楚人滅江不恤而躬伐

秦伐楚則遣大夫晉侯之報復情不可掩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康侯胡氏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與左氏合木訥趙氏曰風氏僖公之妾以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為證謂成風繫之僖公猶以仲子繫之惠公前説近是程子曰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自成風已後

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啖氏曰自成風僭用夫人之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也愚謂又為葬成風王歸含賵起文也○康侯胡氏曰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蓋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

夫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實書者謹禮之所由變也高氏曰再娶不得稱夫人而況妾乎魯禮之變自此始聖人實書以示僭亂之由且見其無君父之惡後世乃有母以子貴之說凡妾母皆稱太后甚至妾死而加以皇后之謚此皆不知春秋之旨者也東萊呂氏曰宣之母嬴哀之母姒僭附稱號迄無所畏由成風始存耕趙氏曰成風之為夫人自僖公始非文公之辠

愚謂文公雖不忍傷父之志然以義斷之可改而不改則亦不可謂無辠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不曰天王闕文也胡氏曰榮叔天子大夫公羊曰含者口實也賵見隱元年孫氏曰成風僭夫人襄王不能正死又使榮叔含之賵之非禮可知也程子曰天王成妾母為夫人亂倫甚矣○君舉陳氏曰以成風之喪訃京師也賵常事不書惟賵仲子成風書之劉

氏曰春秋正人倫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道莫先焉桓以臣弒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王成之於三綱廢矣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小君者嫡夫人之稱而妾母稱之又私謚焉亂禮甚矣○康侯胡氏曰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别為立宫而羽數特異雖非禮之正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葬乃有二夫人祔

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也髙氏曰以妾敵父則卑君父之體以妾並配則黷嫡母之尊禮曰妾不得體君又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緦蓋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母以子貴非禮甚明愚謂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緦者卿大夫士庶之禮耳若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穀梁作毛

不書天亦闕文也杜氏曰召伯天子之卿召采地伯爵也左氏曰召昭公獻可杜氏曰賵含尚不可況天子之尊使卿會葬乎康侯胡氏曰含賵而會葬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許氏曰喪服傳曰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可以緦也與尊為一體不敢私其親也喪服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也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服唯君所服也此禮正也李氏曰天子之見於經者三十有二稱天王者二十有五稱王

者六稱天子者一三稱並行故知王者之通稱而史

辭之異爾未詳是否煞愚直以為闕文衍字耳

夏公孫敖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高氏曰聘也王含且賵矣又

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臯自見矣

秦人入鄀音若

鄀張氏曰襄陽宜城縣地有故城高氏曰秦人入之

後為楚邑楚昭王復國之後去郢都鄀左氏曰初鄀

叛楚即秦又貳於楚秦人入鄀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楚人滅六

杜氏曰六國廬江六縣任氏曰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張氏曰臯陶之後屬安豐軍左氏曰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臧文仲曰臯陶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高氏曰楚人往年滅江今年滅六敢

肆其惡逆如此者以中國不正其弑逆之辠故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公子友之孫公孫佚之子也以王父字爲氏左氏曰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

聘于陳且娶焉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季孫行父如晉

木訥趙氏曰叔嘗如晉行父如晉仲氏季孫爭交於晉三家之張自文公始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驩公羊作讙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高氏曰卿供喪事非禮也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

見隱三年葬宋穆公○莘老孫氏曰古者大國不過

三卿而諸侯之葬一卿輒往則國家之事無闕乎故

春秋之法葬諸侯使微者則無譏卿行則譏之以為

強者脅弱而弱者畏強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案三傳載處父事舉

無足信然經書處父帥師會盟其擅晉之權而不以

其道者歟當晉國擾攘之際正元臣秉節之時而首

見殺焉夫專殺大夫辠也若處父者其道足以殺其身者歟

晉狐射姑出奔狄射音亦一音夜穀梁作夜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晅奔晉○邦衡胡氏曰狐射姑之辠三傳之言未足為據是必處父之黨處父既死故遂奔耳然又即狄則其惡可知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告姑沃切又如字

高氏曰閏月曰告月常月曰告朔者閏月雖有晦朔

而無時令可察唯朝廟告月而已朴鄉呂氏曰告月
即告朔也趙氏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
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
正朔也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
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左氏曰閏以正時時
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
棄時政也何以為民○康侯胡氏曰迎日推策則有
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

指兩辰之閒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為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為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莘老孫氏曰朝廟之禮為告月而設閏月不告月而但朝廟故曰猶朝于廟告月之禮廢於文公於是閏不告月至於十六年而朔之不視凡四諸公相因而告朔之禮漸廢故孔子於其廢禮之始正其法也愚謂朝廟禮也朝廟而不告朔非禮也非謂既不告朔并

朝廟可去之也使文公於閏告月而朝于廟則得禮矣此文意與猶三望似同而實異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句權俱切公羊作朐郚音吾

須句見僖二十二年蓋春伐邾至此而取其邑趙氏曰不復繫於邾者省文也杜氏曰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張氏曰屬襲慶府泗水縣胡氏曰案僖二十二年冬公伐邾取須句此又取須句者蓋須句為魯所

取其後復入于邾今又伐取之其惡可知黄氏曰邵
魯下邑因伐邾之師而遂城之以備邾其陵虐小國
不恤民力直書自見義又見隱四年莒伐杞及七年
城中丘○張氏曰僖公伐邾取須句旋敗於升陘邾
復取之愚案升陘不書敗績未詳信否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王穀梁作壬葢傳寫之誤也
左氏曰宋成公愚謂此為宋殺其大夫司馬及來奔
諸事起文也

宋人殺其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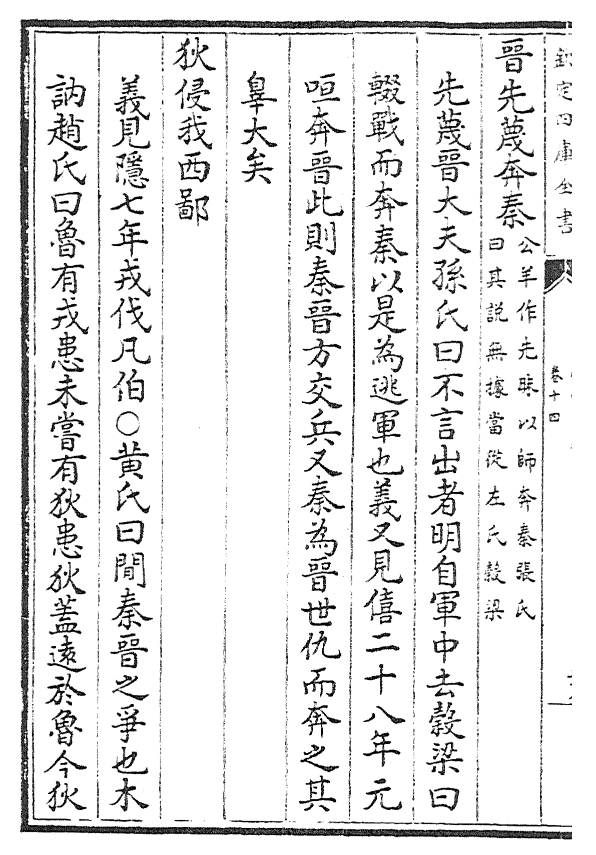
書宋人見莊二十二年左氏曰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

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宫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愚案自此歷叙宋大夫之見殺出奔來盟以著昭公見殺之由蓋臣者君之股肱股肱既亂則腹心傷自然之勢也故春秋比事為後世有國家者之戒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令力呈切

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人為志乎

此戰也云爾公羊曰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張氏曰
令狐晉地河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莘老孫氏曰秦
晉自殽之敗數年之閒交兵者無虛歲秦兵加晉不
已者以殽之戰未復也主殽之役者晉襄也晉襄死
晉之嗣君何負於秦而秦乘其喪求與之戰邪木訥
趙氏曰秦晉自殽凡五戰今晉襄秦穆皆即世晉靈
秦康之立可以一洗舊憾趙盾乃修先君之怨以為
是戰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晉先蔑奔秦公羊作先眛以師奔秦張氏曰其說無據當從左氏穀梁

先蔑晉大夫孫氏曰不言出者明自軍中去穀梁曰輟戰而奔秦以是為逃軍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此則秦晉方交兵又秦為晉世仇而奔之其辠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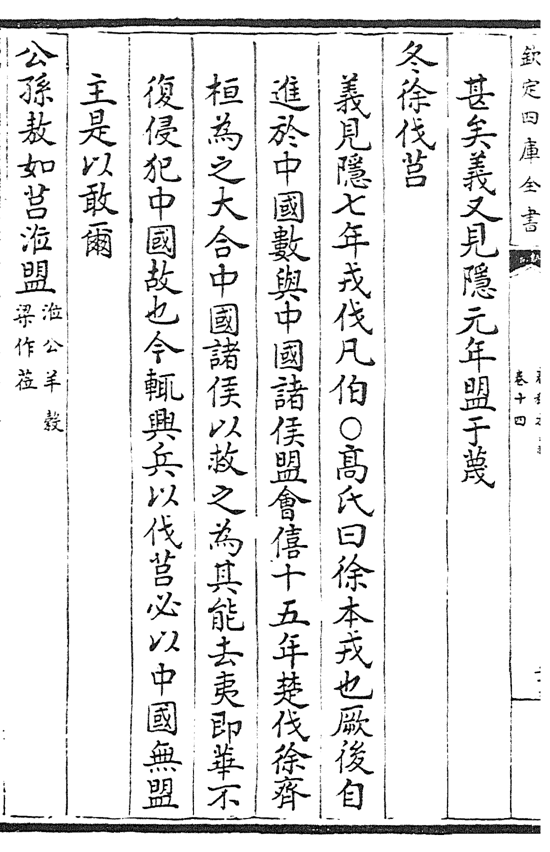
狄侵我西鄙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黄氏曰間秦晉之爭也木訥趙氏曰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蓋遠於魯今狄

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序未詳或曰因魯史之略也然義繫於大夫主盟諸侯而不繫諸侯之列序也大夫無名氏亦然杜氏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張氏曰卷縣即鄭州原武縣也愚謂晉自文襄世主夏盟諸侯莫敢擅焉今晉復盟諸侯而靈公幼大夫專之則是大夫主諸侯盟也義與二年垂隴之盟同至此則其專



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冬徐伐莒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徐本戎也厥後自進於中國數與中國諸侯盟會僖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為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為其能去夷即華不復侵犯中國故也今輒興兵以伐莒必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

公孫敖如莒涖盟涖公羊穀梁作莅

涖盟見僖三年左氏曰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義見隱三年盟于蔑○高氏曰敖之奔莒本此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書此為魯晉雒戎之盟及敖與得臣如京師毛伯求金等事起文也義又見隱三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盾杜本切雍於容切

孔氏曰衡雍鄭地張氏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雝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高氏曰天王崩諸侯不奔赴其喪而趙盾與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張氏曰自晉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復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敬嬴所以得窺伺閒隙私事之以胚胎殺適立庶之禍也愚

謂趙盾弑靈公其不以此也哉故春秋屢書盾遂之事其爲履霜之戒深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音洛公羊會下有伊字

雒戎戎居雒水閒者高氏曰暴亦王畿之采邑雒戎雜處於王畿之内而中國至與之盟則其干中國甚矣貫道王氏曰大夫專盟而夷狄居其閒亂之極也

○康侯胡氏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尊王室别内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入居之逼近甚矣許氏曰

春秋所謹如此而晉唐得戎與之雜居晉既大亂不救唐亦幾危而悔此為國謀者不學春秋之過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羊無而字

左氏曰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焉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

奔莒從己氏焉未詳信否葉氏曰言日者别其復而
後奔也孫氏曰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中道反
也丙戌奔莒文公不能誅敖得以自恣也公子遂如
齊以疾而還義猶不可況敖如京師弔喪中道而反
乎此敖之辠固不容誅矣而反使之自恣而奔文公
之不能君可以見矣宋氏曰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
臣子之通義也今公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天
子也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奔是大夫不有諸侯也貫

道王氏曰諸侯不臣故大夫亦不君其君也

螽

義見桓五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稱宋人見莊二十二年不名闕之也張氏曰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曰司城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左氏曰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襄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

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來奔未詳信否黎氏曰司馬典兵之官而殺之司城扞禦之任而來奔則王勢孤矣宜昭公卒死於弒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及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曰毛伯者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左氏曰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張氏曰天王崩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時所以謹君臣之分而明

其責之所歸也王喪未葬喪紀所當令於諸侯者有常禮非其道則為政者不當使出使者不當承喪事求金徵索非禮莘老孫氏曰天王崩喪事不具而求金於魯魯為人臣而使君父有求於己焉魯之辠可知矣義又見隱三年求賻

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出姜也趙氏曰無父母而歸寧譏之也愚謂婦人從夫者也文公當為天子服斬衰三年而夫人當

喪出入自如非禮也○木訥趙氏曰文公並妃匹嫡嬖於敬嬴生倭嬴寵而倭將貴夫人如齊謀於父母其歸寧蓋有故存焉聖人書之為十八年歸齊張本未詳是否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莘老孫氏曰天王之葬君不自往而使臣焉則是無君父之恩而廢臣子之禮○高氏曰天子所以七月而葬者欲使諸侯畢來會也劉氏曰諸侯為天子喪

三年禮無卿共葬之文使卿共葬周末之陵替也葉氏曰此何以書不正其無故以大夫會葬也春秋固有禮所不見而可以情度之者葬天子親者也有不能親焉故也天王崩見經者九其四不書葬書葬而見大夫者惟此與叔鞅而已考之襄王前年八月崩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以幣奔莒此弔也明年書毛伯來求金則賵貝賵賻葢遂闕而不供此文公之怠也其於葬慢而不親往非故也大夫將事禮之

所得通親往或有故不往而合禮所以四不書則無故不親往而違禮此所以二書歟愚案四不書葵不特有故不往而合禮也別見隱三年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晉人見莊二十二年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此見夫人非禮而動至三月之久而無名以告廟也意與書公至同○朴鄉呂氏曰録紀叔姬之歸者為

歸于鄬起也録姜氏之至者為歸于齊起也是聖人之微意也然則出姜之不安於魯也舊矣聖人詳録其往來豈特為其告至不告至哉未詳是否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稱晉人見莊二十二年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未詳信否愚謂夷狄猾

夏五國救之善矣然天子方伯不能治夷狄而諸侯救之已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况五國大夫救鄭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春秋書之見權柄下移之甚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高氏曰楚不伐鄭久矣今晉文襄既没而靈公年少中國無盟主楚雖負弑逆之辠而中國莫敢誰何益無所顧忌至是遂伐鄭欲與中國爭盟也然舉五國之兵不能討楚國弑君父之賊乃奔走以救鄭亦見中夏之衰矣

夏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八月曹伯襄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九月癸酉地震

穀梁曰震動孔晁曰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地動杜氏曰地道安静以動為異也○任氏曰前此踰百年未有書地震也而自此至哀公書

地震者五地道以静為體以順為正安以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其節焉則震而不安其所承矣於此足以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梁作萩

椒不氏義與隱元年無駭同公羊曰椒楚大夫杜氏曰令尹子文從子義見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黄氏曰諸家皆

謂書椒以其禮交中國而進之也木訥獨曰楚執宋公以伐宋春秋亦書楚子豈進其虐中國邪宜申謀為不道而見殺春秋亦書宜申豈進其謀逆邪書楚子書椒從其國之稱書其實而已愚謂楚始書荆後書荆人後書臣名又書楚子使之者以時世愈降夷狄漸同中國魯史膠於見聞比加詳焉聖人雖不進之然因而不革亦可見中國日衰夷狄日盛之一端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僖公成風僖公之成風也見四年風氏薨杜氏曰衣服曰襚莘老孫氏曰成風僭稱夫人而春秋書薨書葬天王賵且含之又會其葬蓋皆用夫人之禮矣於是秦人歸襚春秋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曰成風之所以爲夫人者以其子僖公也故仲子繫之惠公失禮者惠公也成風繫之僖公失禮者僖公也成風之死至是六年而秦人始歸其襚蓋亦不及事矣襚所

以送死者而成風已葬禭將焉用乎髙氏曰魯不能以非禮却之過也○張氏曰當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禭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使椒來聘也豈古者明王慎德足以賔之之比哉

葬曹共公共音恭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辰哀伯之子臧文仲也大意見隱元年益師卒

夏秦伐晉

此則秦之辠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子西也左氏曰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縊而縣絶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

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殺鬭

宜申及仲歸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義見莊三十一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杜氏曰蘇子周卿士女栗地名闕孫氏曰内不出王

名微者文公使微者盟天子之卿其惡可知○劉氏

曰古者内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内交有至尊在不

貳之也案春秋書及盟而不出主名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與此及蘓子盟是也

冬狄侵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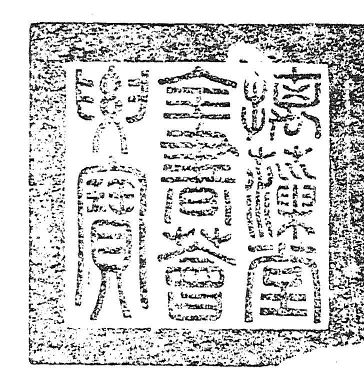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曷各切公羊作屈貉

杜氏曰厥貉地名闕朴鄉呂氏曰凡書次必有兵楚子蔡侯之次蓋亦兵次也然不書伐不書師則其兵

之未加乎中國也其書次則有窺中國之志矣愚謂商臣夷狄弑逆之賊中國不能治其無忌憚固宜蔡為中國諸侯而同次焉廹於強令豈非始謀之不謹乎然王政不綱遠國事夷狄之不暇亦可見矣

春秋本義卷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沈啟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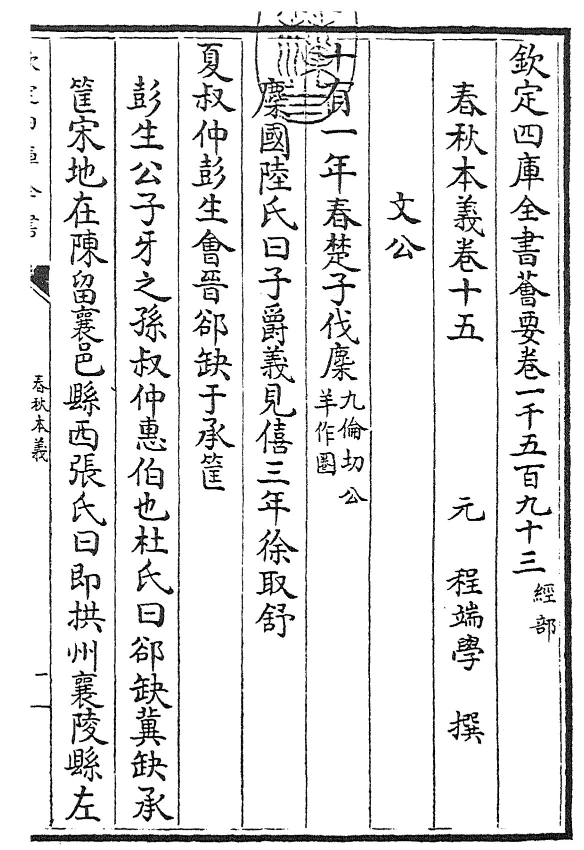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本義卷十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本義卷十五

元 程端學 撰

文公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九倫切公羊作圈

麇國陸氏曰子爵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彭生公子牙之孫叔仲惠伯也杜氏曰郤缺冀缺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張氏曰即拱州襄陵縣左

氏曰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未詳信否貫道王氏曰大夫擅相為會政在大夫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東萊呂氏曰自文公後大夫擅相為會者多矣春秋詳而志之胡氏曰禮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樂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

之乎

秋曹伯來朝

左氏曰曹文公高氏曰喪畢來朝也存耕趙氏曰喪畢來朝此事天子之禮也曹為文昭於魯宗國習見王命之廢而惴惴依大國以為重也義又見隱十一

年滕薛來朝

公子遂如宋

左氏曰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

楚師之不害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莘老孫氏曰不言師師將尊師少也杜氏曰鹹魯地

愚案僖十三年會于鹹杜氏以為衛地未詳孰是中

國衰微夷狄猾夏魯能敗之此其功也然叔孫得臣

以為功是大夫專兵三家僭魯之漸也義又見莊二

十年齊伐戎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羊作盛）

不名者闕之也義見桓十五年鄭伯奔蔡末章○孫氏曰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為附庸此而來奔齊所逼耳未詳是否

杞伯來朝

義見隐十一年滕薛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書卒之義未詳

夏楚人圍巢

杜氏曰巢吳楚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張氏曰即無為軍巢縣左氏曰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喜為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未詳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秋滕子來朝

滕稱子見桓二年左氏曰滕昭公義見隱十一年滕

薛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羊作遂

術不氏義亦與隱元年無駭同趙氏曰外大夫來魯再命者皆書名無他義也左氏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

以敢致之義見九年楚子使椒來聘○木訥趙氏曰九年秦將伐晉則來歸成風之襚今將為河曲之戰則有術之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趙氏曰凡戰不言及交為主也孫氏曰河曲晉地杜氏曰在河東蒲坂縣南張氏曰河中府河東縣南有河曲公羊曰不言師敗績敵也左氏曰秦為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

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
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
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
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
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
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
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壁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
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

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愚案此傳頗詳獨稱秦伯及交戰事與經不合讀

者擇焉可也孫氏曰二國之讎既易世矣二國之戰

可以已也而秦康晉靈猶尋舊怨殘民以逞是彰父

之不德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音運公羊作運

諸見莊二十九年書及亦同前鄆西鄆魯邑也即成

四年城鄆之鄆杜氏謂莒魯所爭者非是辨見或問

王氏曰城未有言帥師者季氏自帥其師專兵久矣

二邑近費而介於莒此行父自為封殖之計也獻可

杜氏曰聖人重民力凡城築之事皆志之況出師而城乎勞民甚矣○邦衡胡氏曰春秋城築二十九獨三言帥師爾此年及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城鄆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城啓陽是也帥師者欲因城而遂廣其疆界書此者以見非惟勞民以城又毒衆以爭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此為明年陳侯居喪同盟起文也大意又見隱七年

滕侯卒

邾子蘧蒢卒蘧穀梁作籧蒢 公羊穀梁作篨

此為明年正月邾人居喪伐魯與叔彭生伐喪起文

也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義見莊三十年○愚案文公時兩遭亢旱其所以修

民事奉天時之道可知矣

大室屋壞大音泰公羊作世

大室杜氏曰大廟之室孔氏曰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周公之廟壞也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室當其中又抜出為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左氏曰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公羊曰譏久不修也穀梁曰為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志不敬也○康侯胡氏曰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而先君之廟

壞不恭甚矣呂氏曰君子之於宮廟有斯須不敢忘者非以崇孝而厚遠也孝子之於親心固如是也推是心以為政雖不中不遠矣魯之為國至使大室屋壞其能及物乎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徒荅切公羊會下無公字

杜氏曰沓地闕左氏曰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未詳信否獻可杜氏曰春秋諸侯不朝天子擅相朝會

今如晉而衛侯會之其朝與會皆非典禮也愚謂諸侯非王事自相會且不可况因其經過而旋為會豈禮也哉此與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會于穀而蕭叔朝公意同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狄侵衛

貫道王氏曰衛出會魯而狄侵衛乘間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晉不能為中國攘夷狄使無侵軼而惡諸侯之貳此春秋所以矜小國之多虞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芳味切又芳尾切公羊作斐公羊穀梁還上無公字

杜氏曰棐鄭地義同會公于沓○孫氏曰公本朝晉既朝且盟又貪二國之會皆非天子之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高氏曰公自去冬初如晉則因與衛會既盟晉而還則又因與鄭會久於道路而不朝正書至以見之義

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余氏曰君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其辠一也義又見

隱二年鄭伐衛○貫道王氏曰帥師伐邾彭生因事

專兵也胡氏曰互興甲兵以相伐其惡可知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侯孝公弟昭公此為九月商人弑君起文也大意

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趙氏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某侯盟于某此本行會禮别日又行盟禮故書日杜氏曰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張氏曰即南京應天府也高氏曰新城鄭地未詳是否左氏曰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也黄氏曰從楚者宋鄭許也自楚薦食中國諸侯無所依去年冬衛鄭會魯皇皇然求晉晉趙

盾又方有求諸侯之心交相求而適相濟是以同盟
貫道王氏曰齊桓之為同盟殷同之義也趙盾不知
其義而効為之亦曰同盟晉襄一没諸夏無主楚氛
甚惡鄭衛請平亦足見諸夏之依於晉者重也盾而
忠於謀晉則奉十餘歲之君以主諸侯夫豈不可今
諸侯無主而求與盾盟以為安以趙盾而尸盟是大
夫得專制諸侯也高氏曰陳侯居喪出盟皐又可知
也義又見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愚案春秋凡書同

盟十有六未有大夫主之者而趙盾主盟始於扈中

於衡雍至此卒天下諸侯舉同盟焉宜其卒至於弑

逆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與有戜有蜚之有同孫氏曰孛彗之屬也偏指曰

彗光芒四出曰孛言入于北斗者入于魁中也劉向

曰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

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高氏曰斗有環域而孛星

自外入于其中此變之大者天之示人顯矣春秋三書字皆以謹人君之戒○獻可杜氏曰天人相交甚於影響蓋事作於下則象動於上是以人君飭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七政上齊而譴異不作矣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又可見諸侯本為會而旋為同盟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作接

稱晉人將卑師少也弗克納納而不勝之辭也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愚謂廢置諸侯天子之事若廢嫡立庶雖天子亦不可也趙盾以大夫而廢嫡立庶辠莫大焉雖弗克納其辠一也高氏曰捷菑為人之子藉他國之兵歸篡其兄辠不容誅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曰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

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孫氏曰奔大夫不卒此卒者為明年齊人歸其喪起莘老孫氏曰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愚謂亦以譏世卿也○貫道王氏曰教奉魯侯之命以弔天子之喪不至而復不忠莫大焉忘天屬之尊而奔不義

孰甚焉犯二大不韙周有常刑皆僇餘也魯不能討且許其歸欲絶之而不能也明年齊歸其喪許歸者魯而歸其喪者齊也魯道衰矣高氏曰此著典刑之壊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舍居喪未踰年當稱子今曰弑其君者蓋稱子者緣人子之心也然一日嗣位則舉國臣子固皆戴之為君矣故曰弑其君也左氏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

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為之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宋子哀來奔

子哀字也命大夫也與齊仲孫王人子突之類同黎氏曰宋公之子經有子同子糾未詳是否義見僖二

十八年元咺奔晉○韓中甫曰司馬死司城亡大夫奔見昭公之不可為國而見弒之漸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張氏曰單伯大夫之命於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愚謂凡執人者史當稱人子叔姬文公女不書及者先執單伯後執子叔姬不可以臣及君夫人故兩書齊人無他義也杜氏曰不稱夫人自魯録之也愚謂魯不討啇人

弑逆之辠而區區為子叔姬之求故兩被執以自取辱又見當時弑逆之賊不少知懼而執其母與諸侯之使則王法不行而天倫絶矣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曰宋華耦來盟趙氏曰不稱使意與楚屈完齊

高子來盟同愚謂諸侯為盟已干王法况司馬掌一國之兵不能爰整其旅為國長城乃離軍適魯區區求盟失其職矣孔子曰王孫賈治軍旅奚其喪司馬之所務可知矣此亦昭公見弑之漸也○康侯胡氏曰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所禁者經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未詳是否

夏曹伯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曰齊人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毁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孫氏曰敖廢命奔莒皐當誅絶齊歸魯受皆非禮也○東萊呂氏

曰奔大夫卒皆不書如公子慶父臧孫紇内大夫卒於外皆不至如仲遂公孫嬰齊而公孫敖書卒以齊人歸其喪起也書至以魯人受其喪故也祿去公室三家之子孫盛强雖廢命奔莒而其子文伯惠叔繼立於朝大夫之汰可知以其子之汰請父之喪欲弗許得乎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見莊二十五年○高氏曰莊二十五年三十年皆

以日食而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皆因陋承誤愚謂創業垂統使可繼者也一有非禮則子孫視為故事弗能改矣春秋慎始正指此類而非漢儒所謂五始者也

單伯至自齊

書至見此事之終也魯至此又不能討商人弑逆執母之辠亦既踰年幸其見釋而歸則魯之為國單伯之為使從可知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義見隐三年莒入向○存耕趙氏曰蔡從楚可伐也入之則已甚矣大夫交政專兵自文公以來帥師伐書陽處父帥師入書郤缺侵書趙穿有書大夫自為戰有書與君戰者

秋齊人侵我西鄙

商人弑君執母又伐母家不容誅矣亦魯不能討賊

而區區請子叔姬以名之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義見隱七

年齊來聘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諸侯不序與七年盟于扈同益見史有詳略不可以

凡例求矣劉氏曰晉為伯主齊弑其君與諸侯而莫

能正晉則固有辠矣諸侯不亦病乎義又見隱元年

盟于蔑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獻可杜氏曰春秋書內女來歸者三郯伯姬杞伯姬直曰來歸此子叔姬曰齊人來歸蓋譏在齊也商人弑其子又絕其母辠不容誅矣況執之而又來歸乎高氏曰未有子而黜其母者也愚謂魯於是可討商人弑君執母黜母之辠而又不能焉則魯之為國益

可知矣○石氏曰子叔姬先書被執次書來歸非郯杞之比夫商人弑君自立又虐其國君之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如晉諸侯為是盟于扈皆無能為而退徒得單伯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興兵以侵魯者未已也於以見晉伯之不競也於以見諸侯有弑君者而莫之討也於以見齊之横而魯之弱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城外大郭也左氏曰齊人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
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
免乎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愚謂商人弑
君執母再伐母家入人郛郭辠大惡極不待言矣亦
魯不討賊有以召之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隐二
年鄭伐衛○高氏曰惡魯及曹非理甚矣夫商人弑
君而自立諸侯會于扈而不能討益無顧忌侵我伐
曹以肆其暴豈特齊有辠焉亦見諸侯之縱亂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陽穀見僖三年公羊曰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

左氏曰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張氏曰文公不能明政刑舉大義以致命使執辱吾女邉鄙被兵與國蒙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荅可謂困心衡慮而無憤悱改圖之心書此以見魯之衰文公之無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四不視朔范氏曰自二月不視朔至於五月也高氏曰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禀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於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穀梁曰公四不視朔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音西又七西切公羊作犀穀梁作師公羊䟽云正本作菑

杜氏曰郪丘齊地左氏曰公使襄仲納賂于齊故盟

于鄭丘穀梁曰復行父之盟也愚謂文公不能討商人之辠而區區求盟不得而復之使亂臣賊子肆行於世而三綱於是大壞雖周道陵夷而然亦文公不能為國以自取之也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觀此可以知春秋所書之旨矣義又見隐元年盟于蔑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公羊曰文公母也愚謂此為毀泉臺及薨聲姜起文

也

毀泉臺

杜氏曰毀壞也泉臺臺名左氏曰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聲姜薨毀泉臺未詳信否公羊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曰喪不貳事愚謂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臺作於先君初喪母而即毀之則思親之意蓋藐然矣況在諒闇之中而出

令役民乎○康侯胡氏曰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夷國也左氏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

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
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
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
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
同食次於句澨使廬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
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
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
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

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義見僖三年徐取舒○張氏曰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杵公羊作處

孫氏曰稱人微者也名不登於史策劉氏曰弒君者

曷為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以氏通者稱氏以名通者稱名名氏不通者稱人貴賤之序也愚謂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先書宋人殺其大夫與司馬又司城與子哀來奔司馬華孫來盟則是股肱既剪然後宋公見弑於宋人聖人之垂戒遠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葉氏曰四國稱人微者也愚謂四國伐宋得其伐矣

然諸侯不親而使微者行其後又不見討賊之跡則非以討賊舉也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跡於世而晉靈亦親被其禍大義不明故也○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羊作聖非也

高氏曰九月而葬緩也不稱僖姜而別為之謚非禮也○貫道王氏曰用見文公怠棄國政雖親喪亦不盡心

齊侯伐我西鄙

貫道王氏曰商人不母其母憑陵外家恃強陵弱必欲服魯而後已此所以繼有穀之盟也愚謂亦魯不能討賊有以召之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穀見莊七年齊魯皆諸侯也文公不能討賊以自取辱至此而遂與弑逆之賊刑牲歃血以為盟其何以臨民哉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邦衡胡氏曰齊侯

與遂盟于郪丘是年伐我則盟之無信已可知矣至是又與公盟于穀齊之叛盟固不容誅然公之昏庸不能為國以禮而汲汲以請盟深可恥也文公立十有八年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以見大夫之張也

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愚謂此會諸侯不序與七年盟于扈同十五年諸侯盟于扈既不能討齊弑

君之賊此諸侯復會于扈又不能討宋弒君之賊此

三綱大壞而諸侯不可以為國也春秋非特責其不

朝天子而自盟會之辠而尤在乎不討賊之事是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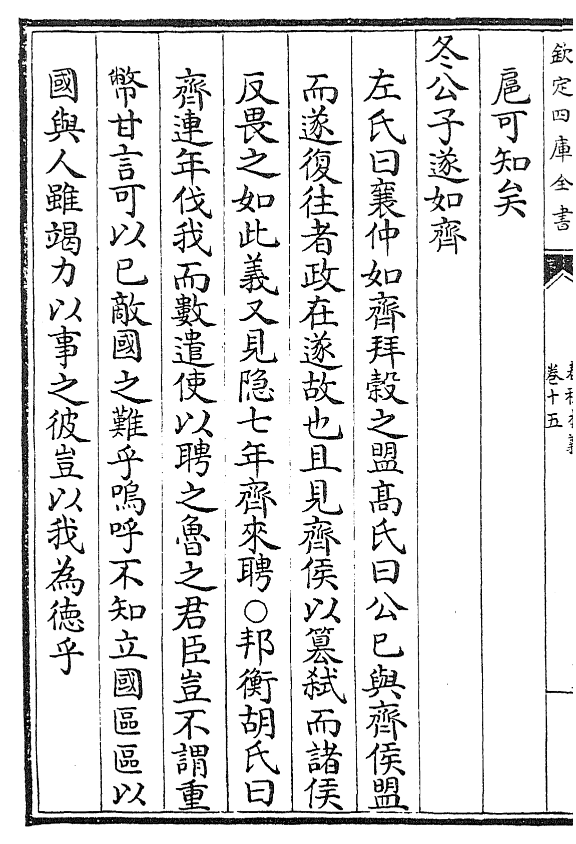
靈不有桓文之功而徒有桓文之辠矣卒之不免也

宜義又見隐九年會于防

秋公至自穀

文公不能自强其國而甘心事賊踰時而返義又見

桓二年公至自唐○髙氏曰書公至自穀則不會於



扈可知矣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曰襄仲如齊拜穀之盟高氏曰公已與齊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且見齊侯以簒弑而諸侯反畏之如此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邦衡胡氏曰齊連年伐我而數遣使以聘之魯之君臣豈不謂重幣甘言可以已敵國之難乎嗚呼不知立國區區以國與人雖竭力以事之彼豈以我為德乎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臺之下也穀梁曰臺下非正也莘老孫氏曰人君之薨必於路寢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有甚焉○崔氏曰臺下者泉臺之下也其臺毀矣而其下屋存焉未詳是否

秦伯罃卒

秦伯張氏曰康公也何氏曰穆公也案史記張氏近是高氏曰秦雖伯益之後僻在西夷自秦仲始大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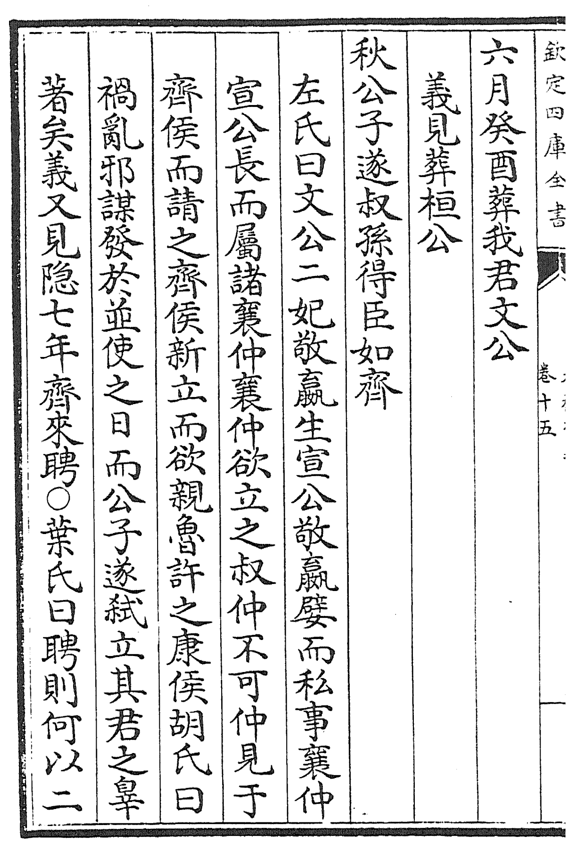
平王時秦襄始有功於周室列於諸侯賜爵為伯及穆公與於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盟會遂伯西戎九年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始與魯通好至是遂書其卒而弔其喪也愚謂夷狄之喪赴於中國而中國往弔焉則於禮為過大經紊矣蓋其始也歸成風之禭而不卻使術來聘而受之其赴中國固宜春秋內中國外夷狄而常慎其始先書禭聘於前而終之以此垂戒深矣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稱人見十六年高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以弒君討之則以賊書商人弒君自立至於五年宜加討賊之辭而稱齊人弒其君者齊人恬不討賊皆北面事之遂令商人專行無道而自以私怨殺之故曰齊人弒其君也左氏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争田弗勝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五月公遊於申池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職

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愚聞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弒君而偷生者幸而免者也若商人者蓋不免者也商人弒君黜母惡極辠大幸免天下之誅而不免齊人之弒此天理也故春秋歷書商人之惡而終以此垂戒遠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或曰弒逆之賊而春秋書曰弒其君齊之臣子

猶可戴商人為君乎曰篡位天子諸侯與天下之人一日不可待之為齊侯齊之臣子一日不可戴之為齊君茍齊之臣子北面拜之為君而以私怨殺之是弒君也春秋安得不正齊人弒君之辠哉豫讓有言曰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况以私怨乎齊人弒君之辠不可逃矣此與里克弒君而書晉殺其大夫里克之意同雖君大夫異勢而其不以討賊殺之則一也嗚呼春秋正名此之謂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義見葬桓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康侯胡氏曰禍亂邪謀發於並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辠著矣義又見隐七年齊來聘○葉氏曰聘則何以二

卿共使非常聘也其謀立宣公也自僖公以來三桓之子孫漸進四年公孫玆見文元年叔孫得臣見而叔孫氏强矣僖十五年公孫敖見而仲孫氏强矣文公六年季孫行父見而季孫氏强矣終春秋之世而莫之能去也僖之十六年公子友卒公孫玆卒三家子孫列於卿者惟公孫敖一人遂以二十八年得政雖後於敖者然視三家為最親故敖自十五年救徐之後不復用事所往來齊晉楚三大國之間至於入

杞伐邾皆遂為之魯之政蓋在遂焉文公立而益專及元年叔孫得臣見六年季孫行父見二氏雖復進而力未能與遂抗故其末年執政遂與叔彭生得臣行父四人彭生既以不從而殺則得臣行父不得不畏而聽此其所以挾得臣與之偕行將以見此魯執政之意而非己之私也齊侯於是許之宣公立季孫行父亦如齊公遂會齊侯于平州以定其位則二人蓋皆與聞乎弑者歟

冬十月子卒

不名闕文也左氏曰名惡公羊曰名赤未詳孰是弑而書卒義同莊三十二年子般卒左氏曰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康侯胡氏曰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

書子卒夫人歸則知皐之在公子遂矣愚謂嗣君之禍由於大夫之專而大夫之專由於文公之暗遂雖得政於僖公之末實張皇於文公之世故春秋歷敘文公之悪遂與得臣行父之皐而終之以此若文公者幸免其身而卒及其嗣大夫之專不至於弑君不已其為鑒戒顯矣○張氏曰私事公子遂敬嬴奪嫡之心也然其敢啓是心者嬖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所以怠於事伯急於事齊簡於視朔者

有自來矣人君昏於嬖寵棄忘國政故妾媵大臣相謀弑國嗣而不能察身死之後冢嗣二人遂見戕弑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姜氏杜氏曰惡視之母出姜也趙氏曰文公夫人左氏曰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愚謂文公死骨肉未寒而子殺妻歸不得終喪君闇臣

專禍至於此春秋書之後世可以鑒矣而亦以著被弑之實也○張氏曰嫡庶之亂未有不始於妾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知文公之首惡也

季孫行父如齊

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與聞乎故也所以惡齊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高氏曰見魯國臣子之皐皆不可勝誅也義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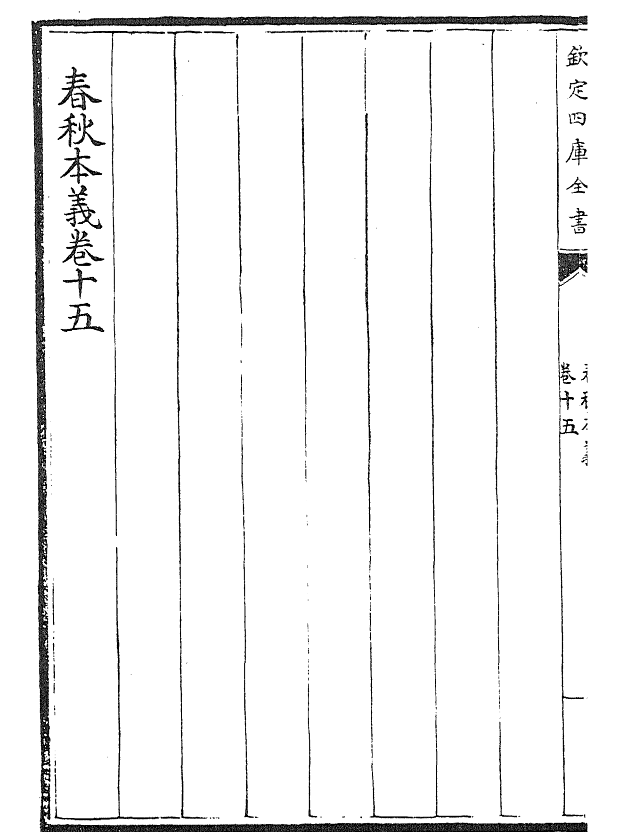
見隐七年齊來聘○呂氏曰君死不正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自免施施肆肆無所忌憚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澤盡矣木訥趙氏曰三家之强雖自僖公而僖公之世猶未敢專也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為戚之會垂隴之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晋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父如陳如晋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横尤甚於三家然極其源皆由文公怠

惰不君也即位之初伯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
率以大夫往閏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怠惰庸昏不
出寢門何以為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内
懷國人公室寖弱而權歸於臣也一身未瞑二子為
戮妃妾不能保終春秋之世權不復收而魯遂以微
文公不能逭其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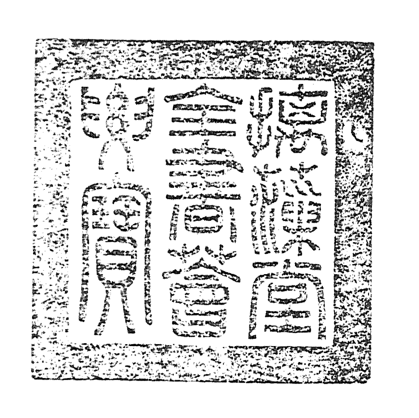
莒弑其君庶其

不書弑君之賊未詳或曰闕文也義見隐四年衛州

吁事



春秋本義卷十五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錄貢生臣王樞